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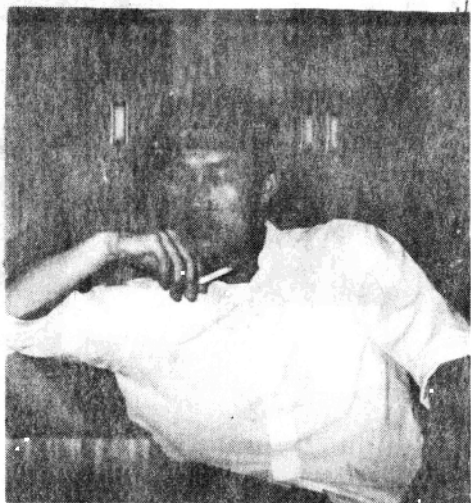


◎ 朝花集文丛

调到深圳又如何

孙向学 著

成都出版社



孙向学，男，祖籍辽宁；1960年6月出生。生于广西南宁市。1964年随父母下放处于云贵高原深处的凌云山城。1976年到壮乡插队两年，然后上大学，当教师。1988年到深圳市工作。上大学时，得到写作课老师雷奇文教授的指导与鼓励，对文学产生兴趣。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写作为体主要为小说，这几年也写些散文。

深圳创作之家

SHENZHEN CREATION HOME



在深圳创作之家



全家在沈阳



与女儿在一起

再接再厉继续笔耕

□ 李新添

1990年，我在主编反映东江纵队革命斗争历史故事集《大鹏烽烟》时，由于时间紧，篇目多，相当部分的内容便交由其他作者来完成。在这群作者中，孙向学编写的篇目最多，写作量最大，但就是他最准时，最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任务，由此，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向学是个文学爱好者，这些年来，他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其小说、散文不断见诸各级报刊，现将出小说选集，可喜可贺！

1994年，孙向学调入西乡与我共事，成为商业开发区的“开荒牛”，但他工作与业余创作两不误，这就更难得了。希望他再接再厉，在开发西乡商业区的同时，继续笔耕，成为一名既多产又高产的业余作家。

是以为序。

1995年11月8日

目 录

再接再励继续笔耕（代序）	李新添	1
调到深圳又如何		1
项雨在深圳		24
天蓝色乔其纱圆领衫		124
股 事		142
山火过后好宁静		176
渡 口		185
归 宿		194
迷乱的礼拜天		225
在老板厂		251
写字楼的故事		278
勉强勉强（代后记）		304

调到深圳又如何

小王在单位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属于没有特色的小人物。但偏偏是他继前几年走的一个后，第二个到深圳工作。第一个是辞职走的，他是正式调动调走的，比第一个还引起轰动。

那是去年单位组织人员到深圳参观学习的事。那次参观学习人人都想去，但单位有两百人，人人都去财政吃不消。于是领导决定副股以上干部统统去。其余的在家坚守岗位，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说得轻巧，这机会是等得来的么？小王也恼火，他到单位都四年有余了，不得去，小马小赵到单位才一年就得去了！凭什么？就凭他们是副股！但只恼火了一会儿，小王就不恼火了，老张老陈到单位快十年了，因为不是副股以上干部，不是照样不得去么？论恼火，他们比他更恼火。小王想通了便一通百通，不得去的发舆论了他不参与，发牢骚时他不附合，相当潇洒超脱。

结果小王就时来运转了。

“参观学习”团临出发前两天，得去的小马在公家财务上搞手脚，东窗事发，挨停职检查，头头便让人通知小王，叫他准备准备，随团出发。于是得去的几十号副股以上人物里就小王是一般干部。

在不能去深圳参观学习的百多副股以下小人物中小王能脱颖而出，一枝独秀，这也只是他转好运转到的一半，更好的好运是到深圳临回来的前一个傍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碰到的。那天傍晚他一人呆在房里也闷得慌，便迈开了八字步，优哉悠哉荡到旅馆门前。突然，有个男人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人神态轩昂，器宇不凡；大背头一根不乱，光亮可鉴；有款有型的西服，高贵的领带、领带夹。更能突出其身份的是夹在腋窝的小皮包，小皮包露出一截天线。此物为“大哥大”无疑。这类人是深圳的暴发户。眼前这个“暴发户”却顽强地呆在小王的眼里不肯离去。原来这“暴发户”也在盯着他。

老半天后，“暴发户”迟疑地说：“你叫王大国？”

小王的双眼也猛一亮，叫道：“你是‘八大金刚’郑平？”

“哈哈，在下正是，在下正是！”郑平哈哈笑着，抚抚大背头，上来亲热地搂住小王，在他背上一边拍一边感叹，“啧啧，二十多年了，想不到在那小县城一别，现在在深圳见的面！”

小王也激动得在老同学背上拍了又拍。小学时，这位老同学强悍蛮横，是班上调皮捣蛋号称“八大金刚”的几个同学中的首恶分子。起初老同学也欺负小王，因为小王出身不好，和别人冲突了总被别人叫“地主崽”，弄得他灰溜溜，躲躲闪闪像个过街老鼠。但恶的也有恶的弱点，老同学不会游泳，有次走独木桥过河时，他也学杨子荣打虎上山，结果掉进河里瞎扑腾，一口一口喝冷水眼看淹得快没顶时，恰好路过的小王下河把他捞了起来。这下不得了，谁还敢欺负小王，不用小王打招呼，谁也得尝老同学的拳头。后来小王随父母回市里，没再见到他。

“走走，到富豪酒家去，什么最贵最稀罕你就点什么。”老同学激动一阵平静下来后，拥着小王走到停着的“皇冠”边，开门让小王进去，他开车走了。

“刚吃过，就别破费了吧。”小王说。

“刚吃过算什么？我不也刚吃过？我们北方人肚子可不小器，再来一顿没问题！”

这一餐果然吃出了“吃在深圳”的滋味，百多元一只，粗壮得像小胳膊的龙虾；三百多元一条的“老鼠斑”；小王还平生第一次喝洋酒，叫什么长颈F·O·V，三百多元一瓶，正好是小王一个月工资的总和。老同学说他一人能干一瓶，便要了两瓶，多出的一瓶当然就全归小王了。

吃着喝着东南西北瞎吹着，老同学突然问小王，愿不愿来深圳，他单位正缺一个搞文字的资料员呢。

“现在内地的人，傻瓜白痴才不向往深圳呢，但听说想调来难于上青天，不掏空口袋跑掉一层皮怕调不进呢。”

“嗨——，那是看什么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就一步上青天了，有的怕是掏空口袋，跑掉一层皮也调不进呢，就看有没有人帮忙了。”

“你能帮我？”小王迟疑地询问。

“我在单位虽说只是二把手，但调一、两个人进来不成问题。”

又一杯酒下肚。已经没有苦涩味，有的只是甜丝丝，畅快得很。

他一把抓紧老同学的手，眼红红地说：

“老同学，我……我不知怎样感谢你呵！”

二

从深圳返回的火车上，大家发现小王变了。这小子是特殊情况下单位头头照顾他来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有底，一群当官的中间混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大家多少都有些瞧不起他。小王也有自知之明，来的路上气不敢出屁不敢放，不声不响尽量让官们忘了他的存在，大家觉得他不张狂，最后对他的存在便也都认可。但到深圳才个把礼拜，怎么就把他教油滑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瞧他这个位窸窣，那个位溜溜，自己不会抽烟，却拿出烟到处分发，烟的牌子是三个五，这几十人中就他有这

种十来块一包的烟，有好几个同事还亲眼看到他拿了几包到单位头头的软卧包厢去，这小子以前哪里会擦皮鞋？就算会擦，喜欢擦，也不应当着大家的面去擦么？这样不是让人觉得肆无忌惮么？

人逢喜事精神爽，小王逢了喜事精神当然就爽了。昨晚老同学在酒桌上就叫小王写了简历，然后拉上他跑到一把手家里，一阵王大国笔头如何不得了，读小学时作文就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读，现在在地市省以及国家级报刊杂志都发表过文章。吹得天花乱坠后，一把手就在他的简历上批道：同意在本单位安排工作，请发商调函过来。一夜功夫办妥了许多人一年半载搞得焦头烂额也办不妥的事，这能让小王不喜上眉梢吗？有人推算一下，算到昨天晚饭后小王还丝毫没现在这嚣张的预兆。于是有人就想，小王是吃错药了，吃错了药就这样癫狂癫狂的么？癫狂就让他癫狂一下罢，反正他是泥鳅，谅他也掀不起大风大浪。

一行人回单位不几天，就爆炸出一条新闻，小王要调深圳了。

就连小王也称奇，怎么这段以来好处都碰上了？那天从深圳回来，小王拿出老同学单位一把手的签字给老婆看后，老婆激动得双手揽在小王的脖子上久久不愿松开。小王老婆虽然只是职工，但不是文盲，看杂志报刊、看电视、听人说，早就知道深圳是凭本事吃饭的地方，向往之心早已有之，想不到小王有个老同学在深圳，真是嫁小王家对了。因而对小王要拿老同学送的洋酒洋烟去送单位头头时虽剜肉般疼，但为了光明的前程，咬咬牙说，送就送吧。

单位头头的脸形之长，和马头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凭此而有人将单位头头称为“马头”，这实为不恭，有辱人格，损人自尊之嫌。但偏偏单位的头头姓马，这样称其为“马头”，恐怕再形似意合不过了。

小王上“马头”家时，和老婆对礼物的包装进行了精心设计。开始小王说放在食品袋提去，但老婆反对，说放在袋里

“马头”不可能马上翻来看，不翻看就不知道是贵重的洋酒洋烟，弄不好人家以为是青岛啤酒和大白兔奶糖，这就不会马上有好结果。小王说言之有理，那就用绳子把烟酒捆起来提着去。老婆还是反对，说这东西已超出了联络领导与部下感情的分量，给人看到了不是说我贿赂领导么？说我们贿赂领导还不要紧，说领导收受贿赂就严重了，如果领导听到这样的话，还敢同意放人走么？小王听了老婆的分析又惊又喜，惊的是他的办法竟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令人脊梁一阵一阵发凉，喜的是娶的这个老婆确实不是省油的灯，其远见卓识令他只能望其项背呢。小王搔头挠耳喟叹黔驴技穷时，老婆又说，就放在你平时上班提的公文包里。提公文包上领导家，有人看见了也以为你是去请示工作。到了领导家，你从不可能送领导而非提走不可的公文包里往外掏东西，领导既看清了你送的是什么质量的东西，你自己也不觉得难堪，不然你提个食品袋去，往外掏东西后，那不值钱的食物袋是给领导还是拿回来？拿回来，领导说你小器，洋烟洋酒都能送了，一个食品袋就不能送？留下来了，领导心里会想，留下个袋子那刚才往外掏东西是什么意思？不是分明想让人看送的是什么东西么？我当领导的这么贱，是好东西就给你办事了？一不高兴，兴许东西都给你丢出屋外呢。小王一边连连点头，一边在心里说：服了服了！

小王刚进“马头”家，“马头”就说：“小王，到深圳碰到什么好事了？”

“好事是碰到一点，但也不能说是好事了。这好事没您帮忙，恐怕也会变坏事。”

小王就将他在深圳巧遇小学老同学一五一十说了。一边说，还一边将胀鼓鼓的公文包打开，将洋酒洋烟摆到茶几上，说：“不瞒您说，这洋东西叫我买也买不起，是我那老同学送我吩咐给您的，就希望您高抬贵手，同意调我走。”

“马头”的目光却似有意无意，漫不经心看小王从公文包里往外掏东西。掏出来的先是洋烟，“马头”目光不自觉就放大了：

再看到两瓶洋酒时“马头”就有些晕晕乎乎了。他想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了，曾几何时闻过洋酒的味？像他这样一个处级领导在这个城市一抓一大把，宴席上的规格大不了是五粮液。现在这两瓶少说也得六百才能买到。他奶奶的哟，小王那个叫郑平的老同学不是人物也是人物了，这种人物不仅小王需要他当靠山，自己一样要找他当靠山！当然，凭自己这七老八十的想调去深圳是不现实的，但自己的三个儿子怎么能不找机会调他一个两个去呢？“马头”越想越高兴，高兴极了便一巴掌拍到了小王的肩上，声音宏亮地说：“小王，也不瞒你说，单位里要求调出去的，我从来没有爽快答应的。你想想，在我的单位是干革命工作，调到别的单位也是干革命工作，一样干革命工作，为什么就要求调走呢？是嫌我这个领导不好，还是嫌单位庙小装不了大和尚？既然都不是，那为什么要求调走？但这次这种大道理我不跟你讲，你要求调动，在深圳都有接收单位了，那我怎么会卡你的。”

“真的？”小王实在没想到“马头”这一关如此轻松而越！

“马头”又说：“小王，我们同单位共事有四年了吧！虽说客观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存在，但主观上我从没有把你当被领导者看，而是当朋友看。这一次到深圳参观学习……哦，你心里明白就行，总之，有好处我都想到你了……”

听“马头”这样说，小王感激的情绪一下子败落下来，他握“马头”胳膊的手不由就松开了。是朋友怎么到单位四年多了连个副股都舍不得给一个？这么一想，小王便想出了气。但刚在肚里骂一句，小王马上就责备自己，不是刚刚还为觉得往时诅咒“马头”而愧疚吗？怎么又对人家不满了？于是小王赶紧做出诚惶诚恐、唯唯喏喏的样子洗耳恭听“马头”继续说下去：“当然罗，是朋友就需要互相关照，你到深圳后，可别忘了我哟……”

说到这里，小王就明白“马头”的意思了，不就是想法也帮助他调过去吗？然而调深圳是容易的吗？没有老同学，纵有

天大的本事，脑袋削得再尖，恐怕也混不进深圳。老同学有本事，但已经帮了自己，往后调老婆说不定还得找他的麻烦，他能帮这么多人吗？想到这里，小王不由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但小王头脑转得倒也还快，他迟疑一会后，突然一拍胸口，脱口说道：“当然当然，当然需要互相关照，我到深圳站住脚跟后，您想调去，我负责找接收单位。”

“哈哈，”“马头”仰头笑几声后，一本正经说：“我这把老骨头到深圳鬼才要你，这样吧，我三个儿子，你负责帮搞一个去……”

三

小王几乎没费周折，便调到了深圳。

小王一调到深圳，就把老婆的调动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无奈他老婆是职工，调入的难度更大。

小王在老同学家认识了一个老乡。老乡知道单位下属的某个小单位缺财会人员。老乡跟他单位的领导关系比较好，向领导说谁要拜见的话是可以大胆讲的。单位领导说可以，等他有空了就来见见面吧。

到办公室找领导，还是到领导家找领导，老乡和小王是作过讨论的。小王调人心切，说提上礼直接找上门怎样？老乡说，能不能接收领导还没半个松动的字眼，就上门去，要是接收泡汤了，那不是白送礼呀？小王想想，觉得老乡说的有道理，便把焦躁的心情压抑压抑，同意先空手上老乡单位领导的办公室。

小王进领导办公室才一两分钟，便一脸迷雾地走出来，对老乡说：“他说现在忙，有事晚上再说。”

老乡大喜过望，拉住小王悄声说：“有希望，有希望了。”

“八字还没一撇，怎么就有希望了呢？”

老乡一拍大腿，说：“小王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在深圳求人帮调人不送礼行得通吗？但送是万万不可送到办公室的，他说

晚上再说，实际上就是同意送礼送到他家里。”

听老乡这么一解释，小王脸上的迷雾顿时被曙光在前所替代，因而当晚他买礼物花去几百元，也不很心疼。提着一大包礼物找到老乡要他带队上他领导的家门时，老乡却一口拒绝了：“不行，我不能带你去。我一去，领导就知道我知道他收礼了。”

老乡把他单位领导的地址写给了小王，小王将其默诵几遍，小心翼翼藏入衣兜，转身欲走时，老乡又叫住了他：“先别忙走，我先打个电话到他家看他在不在。”

小王说：“不在把东西留下，让他太太转告，说是谁送来的不就行？”

老乡说：“我们单位领导的老婆被称为‘母老虎’，胃口大得不得了，你送的礼不超过五百元，她是不会转告的。领导家东西多的是，多你这袋东西也不过九牛一毛，领导回来，老婆不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一来，你不是白送了？”

“看来你是送礼送精了。”小王由衷地说。

“我调来深圳送礼五次，老婆调来送六次，大儿子找工作送七次，小儿子眼看初中升不了高中，便科任老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正副校长各送一次，还把她们集中起来上清蒸阁请了一顿，教育人的都会这一套了，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老乡一席话说得小王心惊肉跳，暗地里却真的冒出一股悲哀来，但也说不清是为谁悲哀。

四

过后小王算了算，他总共给老乡单位的领导送礼三次，花人民币共计一千二百元。老乡为他忙上忙下，出主意当联络，虽说是老乡，但小王也送了一袋美国苹果，用去七八十元。这一统计，小王调深圳后积攒下来的也花去差不多一半了。就是花完，老婆能调来也毫无怨言，偏偏钱花费了，事情却没办法。平心而论，老乡单位的领导也没有不帮忙，据后来老乡侦察得来

的情况证实，这位领导都已经在小王送去的小王老婆简历上签字同意接收了，但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老乡单位领导的领导推荐他儿媳进来。

曙光一下子变黑暗，原来他连连给老婆写信报喜了的，现在怎样解释好？总不能让老婆也像他一样突然蔫巴巴吧？小王只能挖空心思继续写信报喜，哄得老婆来信直呼亲爱的，想你呀，保重身体呀什么的。后来的信还说，笨重家伙她自作主张卖掉了，轻装待发，就等小王最后的喜讯了。

老婆来信越是表现得高兴，小王越是痛苦，越是焦急。

小王病倒了，病得迷迷糊糊，神志不清，也不知在病床上颠来倒去几天。他再次醒来时，见到在病床前的老同学，眼泪便滚下了两滴。老同学问：“一段时间不见，你怎么病成这样？瘦得差点认不出来了。”

老同学说是单位的二把手，但单位下属有个公司，经营些什么小王也搞不清，只知道老同学的主要精力放在公司里，跑香港，跑东南亚，也跑北京、上海、广州，在单位在家里都难得见他一面。关于老婆的调动，小王不是不想找他帮忙，但看他忙得脚跟冒烟的样子，又不忍心去分散他的精力。没等小王开口，老同学又说了：“听老乡说，你是为老婆的调动跑出病来的，如果是这样，就太不应该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能把一个大活人整病倒！？也怪我，忙起来连你的事也忘了。这样吧，公司里需要一个临时工，你先叫老婆过来上班，等有了调工指标再想办法调过来，你看这样行不行？”

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小王当时就觉得世上只有老同学好！他从被子里伸出干枯的手紧紧握住同学的胳膊，哽咽着说不出话，任由眼泪洗了一次脸。

小王老婆到小王单位办的公司上班了。公司的头头实际上是老同学，因而小王老婆虽说是临时工，但除了没有房补，其它各种补贴都有，实际上是按借调过来发给工资的。小王老婆的主要工作是报纸来了分门别类夹好。另外，有头面的人来了，

小王老婆还兼洗杯泡茶的工作，她长得漂亮，干这工作也合适。

按说小王老婆这下该满足了吧？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她上班一回来就常常表现得心神不安。原来，她来深圳不是调过来的，老家的单位虽然同意她先走，但说好按规定三个月后回来办调动，手续如办不了就回来上班，不回来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因而老婆虽然到身边了，但小王也不见得胖起来，反而紧张、压抑得患上了睡眠紊乱症，一来二去，人还不形容枯槁呀。老同学跑了一趟东南亚，回来后见状大惊，问何故，小王支支吾吾说了一通，隐瞒或遗漏部分则由小王老婆补充整齐。老同学听后哈哈笑了，笑够后抱怨说：“王大国呀王大国，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嫂子原单位的规定你也明白，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活人哪有被死规定困死的道理？你抽空回去疏通疏通，‘炮弹’重些，不相信炸不开那些死规定。”

小王和老婆听了老同学的话，不觉都兴奋起来，是呵是呵，这一段来不是杞人忧天又是什么？小王说：“听老乡说，这一年来你除了调我，还调了两个老乡来，现在又帮我调老婆，单位一把手都有些不满了，我不想急也急起来了啊！”

“老乡扯蛋，他不在我们单位，一把手恼不恼他是神仙知道呵？一把手是我的铁哥们，调几个人他反对什么？老乡是拿你穷开心呢。”

说到后来，老同学给了小王一个名片，说：“抽空去找找这个人，他在劳动局干个科长，调工指标的分配情况他知道。”

临出门时，老同学又交待一句：“去赵科长家什么东西也不用提，说是我的朋友就行。”

五

找劳动局赵科长探听调工分配情况，有什么事比这更迫切的？老同学一走，小王看看表还不到八点，便建议马上去。看小王对自己的调动这么着急，瘦得变了形，小王老婆很感动，也

很难过。难过主要是难过她来深圳知道小王以前写信报喜都是大骗局后，曾大骂小王是骗子，说他无能，钱花了却没办好。现在才知道往深圳调一个人，特别是她这样无一技之长的职工是多么艰难，当时为什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小王呢？他的睡眠紊乱，他的消瘦都有自己一份罪过呵。小王老婆一难过，便心疼小王，心一疼，便生出一片柔情，柔情一生出，她便想，到深圳两个多月了，还没对小王产生过一次激情。想到这里，小王老婆便忘情地搂住小王，喃喃地说：

“太晚了，明晚才去好么？我们……”

许久没这么真切地闻到老婆身上散发出来的芳香了，也许久没有感觉出老婆心灵上冲涌而来的激情了，小王一阵玄晕，激情也马上爆发了出来。他搂紧妻子，就想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但只那么一刹那，小王又冷静了，他想，和老婆做爱什么时候做不得呢？搞调动才是首要问题。听老乡介绍经验，调动这事玄乎得很，有时消息来得慢了一点，行动迟了半天，命运就不一样。往深圳调的人谁不体验打仗一样紧张后调令到手才敢喘一口气的滋味？小王把他的想法说了，小王老婆虽然脸红润润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但很快也像小王一样冷静下来，还主动说跟小王一起去。

老婆和自己一起去，小王再高兴不过，但这出门是逛街游风景么？不是。是去看人家的脸色；是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这样一想，小王就不同意老婆也去。

但小王老婆看法不一样。她说：“为我的事你都能不管自尊、人格了，我又管那么多干什么？况且人要学会能伸能屈，退一步还不是为了更进一步？而且我们一起去，就说明我们很尊重他，他一高兴，说不定就把真实情况跟我们说了。”

小王想了想，觉得老婆的看法和分析也有道理，便给老婆披上风衣，双双出了门。来到赵科长家门口，都快九点了。

站在赵科长的家门口，小王老婆有些担忧：“这么晚了，来打扰人家好不好？”